

劉潞編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

# 古稀天子乾隆



劉潞編著

# 古稀天子乾隆

臺灣商務印書館

## 作 者 簡 介

劉潞女士，清代宮廷史專家。曾任故宮博物院研究室宮廷歷史組研究人員、紫禁城出版社編務室主任；現任故宮博物院宮廷陳列組研究人員。除編有《清宮詞選》（紫禁城出版社，1985）一書外，並著有《清入關後首次宮廷政變》（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1985年4期）、《康熙的文化政策》（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1984年1期）、《康熙帝南巡淺論》（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1983年2期）、《清宮史雜談：董鄂妃與董小宛》（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1980年1期）等論文多篇。曾擔任大型畫冊《清代宮廷生活》（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，1985）的部分撰寫工作。

### 古稀天子乾隆

編 著 者：劉 潞  
責 任 編 輯：關 佩 貞  
發 行 人：張 連 生  
印 刷 及  
發 行 所：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 
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0836號  
臺北市10036重慶南路1段37號  
郵政劃撥：0000165-1號  
電話：(02) 3116118 · 3115538  
傳真：(02) 3710274

版 次：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八月香港第一版  
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六月臺灣初版  
基本定價二元正  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  
本書經授權本館在臺灣地區發行  
ISBN 957-05-0129-4

## 前 言

乾隆在清代十帝中，是一個有作為的皇帝。他登極後，改變了康熙執政過弛、雍正過苛的局面；安撫了康、雍年間因政治鬥爭而受到打擊的大臣家眷，使朝野沒有出現什麼動蕩。朝中政局的穩定、國庫的充盈，以及他本人的遠見，使他有條件解決當時存在的邊陲地區的各種動亂。通過幾次出兵新疆準噶爾、回部及大小金川等，不但使國家的疆域得以最後確立，而且還形成了有別於前代的、獨特的民族政策，使得中華民族這個多民族大家庭最後鞏固下來。正是基於這一點，我寫了四、五這兩章。

乾隆由於從小受漢文化的熏陶，加上他個人對漢文化的愛好，使他在推動文化發展上，起了相當的作用。如組織全國人力編書、刻書等。編纂《四庫全書》只是當時編書中最突出的成果。當然，他既是一個統治者，就要肅清

於他統治不利的種種輿論，如果要求二百年前的一個封建皇帝要具備兼容並蓄的民主作風，則我們今人就不夠民主了。

儘管乾隆本人精力充沛，才能卓著，但他畢竟是生活在封建社會走向衰亡這一歷史時期。他絕無回天之力，來挽救日益沒落的時局。因此，當乾隆中後期各地發生暴亂，特別是爆發了遍佈半個中國的白蓮教農民起事時，他一籌莫展，只有哀歎、暴躁，最後在“惟翹首盼望紅旗捷報”的囁語中死去。

乾隆一生，說得上是豐富多彩、曲折坎坷的。我寫的這八章，只能算是乾隆一生的縮影。由於我接觸到的史料多是乾隆在宮廷中的生活，所以八章之中我用五章來寫他在宮中的活動，好在這些活動對於讀者了解乾隆其人也是有幫助的。

書中所述人物，除了個別太監、宮女及個別小吏是我隨意定名外，其他全部是當時當事之人；所述事件，除了為增強可讀性、虛構了一些人物對話外，也全部有史可據。

劉潞

一九八七年一月

# 目錄

i

## 前言

1	一 老皇愛少孫	青年得幸運
19	二 喪命因仙丹	新帝除僧道
38	三 同心成逝水	血淚灑東風
67	四 平定大金川	將相皆死罪
101	五 番部心向內	萬里歸故國
142	六 編書復焚書	功過誰評論
191	七 花甲得公主	掌上一明珠
233	八 九太上皇	大權仍在握
260	乾隆皇帝諸后妃一覽表	

# 一、老皇愛少孫 青年得幸運

(一)

清代北京城內東北部成賢街一帶，是京師重要的一隅。紅牆黃瓦、松柏森森的孔廟和太學，佔去成賢街的半條街。平時百姓尚可在此走動，但遇到皇帝祭孔或臨雍講學，這裏就成為禁地。成賢街東，有一所頗具規模的王府，平時也是戒備森嚴。當時京中王府，在城裏東南西北都可見到，獨獨這座王府，先出了雍正皇帝，後來又成為乾隆皇帝的出生地，就顯得極不一般。不但規格高，還帶有一種神祕的色彩。

康熙三十七年（1698年），皇四子胤禛得到貝勒的封號，離開皇宮，來到成賢街東這所

宅第。十年後，胤禛晉升爲雍親王，他的居處，也就改稱雍王府。胤禛在雍王府的十幾年，過得還算順心，能經常隨侍皇父康熙皇帝出京巡狩，有機會在皇父面前表現自己的才能。但卻有一件憾事時常縈繞心頭，就是胤禛的子嗣不旺；不要說與生有四、五十個子女的皇父無法相比，就是在諸兄弟之中，也屬子女稀少者。胤禛在三十來歲時，已有了四個聰明可愛的兒子，但老大和老三都只有十來歲便夭折，而老二兩歲即殤，僅剩下老四弘時。他雖說也疼愛這個兒子，不過卻因弘時的生母李氏是個漢人，且出身卑微——李氏的父親李文燁僅是一名知府，爲此胤禛心中常覺不快。

康熙五十年（1711年）八月中旬，胤禛寵愛的一個王妃、承恩公凌柱之女格格鈕祜祿氏就要臨盆了。胤禛心中忐忑不安，他盼望鈕祜祿氏給他生下一個兒子；又擔心生產不順，母子歸天。這可是司空見慣的事。平時就念經拜佛的胤禛，這時就更不能安居寢室了。他來到府內特設的佛堂中，焚香獻花，然後坐在蒲團上，默誦《心經》，虔誠祈禱。

八月十三午夜，正當胤禛在佛堂誦經誦得昏昏欲睡時，兩個太監急匆匆地進來稟報：“王

爺大喜！送子娘娘給您送來一個大胖小子！”

這個喜訊，把胤禛連日來的睆倦一掃而光。他從蒲團上躍起，拔腿就要去鈕祜祿氏房中。轉念一想，爲了他們母子平安，還是等天亮再說吧。他對候在身邊的太監說：“轉告格格，讓她好生靜養。再告訴膳房，備上格格愛吃的幾樣點心，趁熱送到格格房中。”

胤禛吩咐完畢，離開佛堂，回到寢殿，開始思索該給這盼望已久的兒子起個什麼名兒。

按照康熙皇帝所定的規矩，皇孫輩應排“弘”字，第二個字則要含“日”字。胤禛頭四個兒子就是這樣起的名：弘暉、弘昞、弘昀、弘時。毫無疑問，這個剛降生的兒子自然也要按“弘”字排下去。胤禛在殿內來回踱步，苦苦思索：“弘”字後用個什麼字呢？弘者，大也。以往帝王常以弘字做年號，以期皇權永固。自己子嗣不旺，三個兒子都沒保住，一場大病，就夭折而去。這個新生的兒子，但願能活個大歲數。兒子壽命若長，自己大概就會有福份。那就叫“弘曆”吧。“曆”字不但含有“日”，還有壽命之意。弘曆，可釋爲“大壽”，是個吉利的好名！

胤禛想到此，心中甚喜，他提起筆來，在



乾隆母親孝聖憲皇后

一張紅蠟箋上寫上“吾兒，弘曆”，命太監將此箋送遞鈕祜祿氏房中，然後帶着滿意的心情，上牀歇息。

也可能上蒼有眼，胤禛的祈禱祝願有了理想的結果。弘曆面目清秀，聰明伶俐，討人喜歡。胤禛將兒子視為掌上明珠，弘曆六歲時，就給他選定了師傅，讓他勤讀詩書，盼他早日成才。

康熙六十一年（1722年），皇帝已六十九歲。這一年，幾個皇子因儲位引起的爭鬥，愈演愈烈，皇帝的身心受到極大的刺激，身體急速衰弱，不知哪一天就會被閻王爺招去。早日確定皇儲，成為迫在眉睫之事。自認為有希望繼位的幾個皇子，都躍躍欲試，極力在皇父面前表現，以求中選。胤禛就是其中之一。他世故圓滑，不像別人那般露骨，而是採取溫和的手段，博得皇父的好感。

這年春天，胤禛別出心裁，在自己的私園——圓明園中，設一桌便宴，準備孝敬皇父。這園子是幾年前皇父賞給自己的，與皇父的離宮暢春園毗鄰。當時皇三子胤祉也得到皇父賞賜一園，就在西直門外。自那以後，胤禛就把

胤祉看成自己的一個敵手，事事處處都要與他爭高低。這次宴請皇父，便是他聽到胤祉在皇父面前買好後採取的一種手段。

康熙皇帝很高興地來到圓明園內牡丹臺前，剛剛坐定，胤禛就上前叩頭：

“臣兒見皇父宵衣旰食，日理萬機，身心受累，倍覺心疼。只恨臣兒不才，不能為皇父效力分憂。現時園中牡丹開得正盛，臣兒備下時新小菜，特請皇父賞花飲酒，消除疲憊。”

皇帝掃了一眼牡丹臺前的宴桌，只見一張嵌螺鈿紫檀方桌上，整整齊齊地擺了七、八隻青花釉裏紅瓷碗，裏面盛放的，盡是三月裏難以見到的桂魚、鯉魚、黃瓜、豆莢等等。皇帝心中不覺一喜：這老四還是老實、孝順，竟把向祖宗薦新的菜蔬拿來與朕，難為他一片孝心。他含笑對胤禛道：“好，起來吧。這陽春三月，賞花飲酒，倒在其次，敘敘天倫之樂，畢竟是件暢快之事。把你的福晉和孩子們都叫來，咱們三輩人同吃個賞花家宴。”

胤禛只當皇父近來欠安，想借與兒孫吃酒娛樂輕鬆一下，誰想皇帝還有自己的打算。這半年多來，他一直用各種方式考察皇三子胤祉、皇四子胤禛、皇十四子胤禩，拿不定主意究竟



康熙皇帝

該立他們之中誰爲太子。皇帝對胤禛的辦事幹練還頗爲賞識，不過又覺得他性情急躁，不像自己那麼仁義寬容，擔心神器一旦落入他手，便可能辦出許多過頭之事。那豈不壞了祖宗的大業？倘若他對其家眷有情有義，管教有方，倒還真能當太子。這會兒皇帝命胤禛去傳其家眷，就有借機進一步觀察之意。

胤禛的小聰明很是過人。他退下之後，很快便悟出幾分皇父的心意。一直以來，從未聽說過皇父召哪個皇子福晉和孫子們共進酒菜。就是在大內舉行家宴，也只是后妃皇子們出席，皇子福晉是沒有資格到場的，皇孫就更提不上了。今天他老人家這個舉動，怕真是有所企圖。若能屬意於己，就是天意了。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，萬萬不能錯過！他猛然想到自己的兒子可派用場。

這年胤禛除了弘時、弘曆二子外，已添了弘晝與福惠兩子。不過弘時脾氣孤僻，怕見生人，福惠又太小，只有弘曆和弘晝比較聰敏，能討他們皇祖的歡心。他決定只帶這兩個孩子去見皇父。

胤禛差人將弘曆、弘晝叫到跟前，給他們拉拉衣襟，整整帽子，囑咐道：“皇瑪法今天

讓你們陪他吃酒。他老人家最喜歡聰明聽話的孩子，你們可要把平時學的詩書多給皇瑪法背上一些，給阿瑪爭氣。”

弘曆二人聽到此話，頻頻點頭稱是，懷着一種興奮的心情，隨父親疾步前往牡丹臺。

弘曆和弘晝儘管年齡相仿，又同時就學於同一師傅，秉性氣質卻相去甚遠：弘曆伶俐乖巧，喜歡逞強好勝；弘晝沉穩文靜，不愛多言。這兩個孩子能否在皇帝面前露臉，就只有靠上天保佑了。

胤禛帶着弘曆兄弟和他們的生母鈕祜祿氏、耿氏來到皇帝面前。皇帝一見到這兩個細眉大眼、白淨俊秀，又一般高矮的孩子，心中就有幾分喜歡。他一邊命大家入座，一邊和顏悅色地詢問弘曆二人平日學習武的情况。

弘曆和弘晝在皇瑪法面前的表現迥然不同。弘曆不但能夠流利地回答瑪法提出的各種問題，而且還能有所聯想，說了不少他父王平時如何教他們兄弟學清語，讀詩書的故事。而弘晝則只會一問一答。

弘曆、弘晝一巧一拙，令皇帝興趣大增。酒宴將畢，他微笑地指着弘曆對胤禛說：

“這孩子着實叫人喜歡，朕欲將他留在身

邊教養，你們兩口兒可捨得？”

胤禛一聽，激動得心中怦怦直跳。他強按住心頭的狂喜，拉過鈕祜祿氏和弘曆，一同跪下。

“這是臣兒的造化。臣兒終生感激不盡。弘曆，快謝皇瑪法天恩！”

皇帝有孫兒孫女近百人，但受到他恩寵的却寥寥無幾。弘曆一聽皇瑪法要將自己收養宮中，又驚又喜，趕緊隨父王下跪，叩頭謝恩。宴畢，他高高興興地隨皇瑪法去暢春園了。

## (二)

轉眼到了七月，一年一度的木蘭秋獮到了。原來早在二、三十年前，康熙皇帝爲使大清王朝將士保持騎射武功，特在山巒起伏、河流縱橫的喜峯口北，開闢了方圓數百里的圍場，建立了不少行宮。其中最大的，便是熱河行宮——避暑山莊。每年八月，他都要率大批王公大臣和八旗將士前去哨鹿狩獵。滿語中，稱“哨鹿”爲“木蘭”，這一活動也就被稱作“木蘭秋獮”。這次秋獮，皇帝除了命幾名皇子隨侍外，幾個月前收養宮中的皇孫弘曆，也奉命

隨駕熱河。

七月的京城，還驕陽似火，但地處塞北的避暑山莊，卻已金風送爽，秋色宜人了。園內湖水，清澄碧透；園外羣山，色彩斑斕。在京師王府深宅中長大的弘曆，見到這樣秀麗的景象，欣喜異常，像一頭歡快的小鹿，在皇瑪法身邊蹦來跳去。被諸皇子爭鬥傷透腦筋的皇帝，見到小孫子如此天真爛漫，活潑可愛，煩惱立時消去了一半。他捋着鬍鬚對弘曆說：“小曆兒，你自幼嬌養京中，初來這塞北口外，可覺着習慣？”

弘曆響亮地回答：“臣孫是太祖高皇帝的後代，身上流有太祖的血脈。想起太祖太宗在白山黑水馳騁征戰，臣孫就什麼都不在話下！”

皇帝一聽，呵呵大笑，“好孩子，有志氣！這才是咱們愛新覺羅的後代！明天瑪法帶你一道進山圍獵！”

皇帝欲帶弘曆進山，不單是出於對孫子的鍾愛，他還要看看這孩子的騎射武功。滿洲人以馬上得天下，作為大清國君，不可不看重武功。

弘曆的火器教師，皇十六子莊親王胤祿，聽到此信，生怕自己這個徒弟在皇父面前丟臉，